雪泥書屋雜志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二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之道不善者也觀之者觀其能孝不也父之道雖不善而爲子者懐不然之志有子父不相得之萌則非孝矣父沒而遂改其道明父之不善也亦非孝矣然不可以終身不改者也觀其行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此言父不善而子賢知者也故聖人以是觀之若夫堯舜有道朱均不肖志行可知已久矣何待存沒以觀之

哉且三年豈可以爲終身三年之後顚覆典型敗度敗禮豈得曰可謂孝矣乎曰三年無改則是終當改之者也曰三年無改可謂孝則是朝沒夕改必不可謂孝也

戰國策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自劉向校書始名爲戰國策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是本書不名戰國策又不止三十三篇也史記田儋列傳曰蒯通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蒯通傳亦曰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史記淮陰侯列

傳載蒯通以相人說韓信而索隱以爲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是則唐時戰國策尚有蒯通說信之說唐以後人始刪去之也戰國策而有蒯通之說疑即通傳所謂論戰國權變亦自序其說者也其書號曰雋永與中書本號長書脩書者亦相似脩長皆永之義也史記名爲長短說亦即中書本號或曰短長者是也以此言之戰國策即蒯通所作八十一首明甚劉向校中書餘卷錯亂相糅因除去四十八首爲三十三篇耳藝文志從橫家有蒯子五篇亦通之所作然非此八十一首之書

也此書以論戰國時事故繼春秋之後不入從橫家也

又按劉向校戰國策敘錄曰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然則戰國策有韓信蒯通之事證驗分明蓋無可疑

戴東原曰大戴記立事至天圓十篇篇題並冠以曾子即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尚存於是庭按李善文選注所引曾子書多矣如云律歷迭相治其間不容髮及陰凝爲霜雪之類今俱在大戴記天圓等篇如云鳥魚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又云

烏合之徒初雖相歡後必相咋凡若此類又多不見於大戴記者據藝文志有十八篇大戴記取其十篇則此外尚有八篇觀李善所引知唐初尚自有全書也

漢書杜業傳贊注服虔曰抵陒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陒讀與戲同言擊其險巇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據此知在漢曰蘇子在唐曰鬼谷同一書也故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隋志始有之而唐志以為蘇秦書也又按劉淵林注蜀都賦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然則晉時已名鬼谷書也

史記陳涉傳客曰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服虔曰頤者助聲之詞也謂宮殿帷帳其物夥多驚而偉之故稱夥頤也服虔最通方俗之音故讀古書如對面聞聲矣孟堅不識楚語而削去頤字甚失之矣

賈誼過秦論三篇司馬氏取其中下二篇以爲秦始皇本紀贊今本史記皆載三篇是後人據賈書增入者徐廣所見本尚無過秦論第一篇可證太史公不盡取也褚少孫不能割愛遂取爲陳勝世家贊不知陳勝已有贊在世家篇末而過秦論之非所以贊勝也如鄒痒而搔

首也此褚之陋也班氏不知其陋因疑爲太史本書如此遂取之以羅項羽本紀贊之上而不知其不相入則班之陋又甚於褚矣人言名下無虛士吾不信之

漂母之不知韓信與亭長妻無異顧惟不惜飯耳極寫英雄阨日雖受恩之地總無知己也而俗儒便謂漂母奇

孔氏四世惟伯魚卒後一妾出嫁蓋聖人以禮遣之也孔氏無出妻者孔子子思子上皆非嫡子故有喪出母不喪出母之說古謂所生母曰出母也

禮檀弓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之先

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庭謹案出母謂生母也子上之母乃是子思之妾故曰不爲伋也妻者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孔子母徵在乃叔梁紇之妾也徵在未嘗被出明出母蓋生母也

又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庭謹案伯魚之母亓官氏夫子嫡妻也伯魚喪母時父在期而宜除也鄭注亦無出母之文疏乃妄言伯魚母出誣衊聖門罪不可宥也

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聖人之後也注曰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庭案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妻必不更嫁蓋子思之生母嫁於衛非伯魚妻也子思非伯魚之嫡長子觀哭嫂爲位之文可見也

又曰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哭於廟注曰嫁母也姓庶氏庭謹案所嫁之家姓庶氏故曰庶氏之母死注不分明

禮三年問曰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

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余姻家萊陽孫芳巷曰焉使上皆有脫字據下文曰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明爲承上之文知上文當爲隆焉使倍之殺焉使弗及也隆殺字皆脫焉字發語必不可解矣今當據經文增正是極是極快甚快甚愧余念不到此也

後漢馬援傳矍鑠哉是翁也注引東觀漢記作矆哉是翁郝蘭皋曰矍鑠蓋目鑠鑠貌因其顧眄而言也東觀記作矆哉矆大視也其義同耳而注以爲勇貌失之庭按

蘭皋說是也然方俗之言有相因而漸異者今俗人猶有矍鑠之語其聲微轉作九悅十悅二反而其義則過以稱老而健者不必定以目言也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叚干宗子汪汪子宮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余按老子之子爲六國時魏將少於老子五六百歲決不可信且其文似世家言非列傳之體疑唐世傳會羼入者故稱漢孝文帝此非馬遷之言明矣老子居周數百年子孫必多矣詩所云保

艾爾後者也旣自隱無名爲務是以後世無傳焉何必
爲將與傳哉
說文廾部舁舉也春秋傳曰晉人或以廣墜楚人舁之舁
皆當作畀今左傳作惎亦畀之誤可與說文互証𠀠古
文箕也乃部𠧧往也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曰乃往也據
詩迺乃字同可証𠧧即迺字當讀若乃奴亥切今云讀
若仍如乘切大誤丶部曰咅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又曰
欧音或从豆从欠據此則咅即音字木部棓字注亦曰
音聲可與此爲証音當讀平魁切今俗相與語唾而不

受猶曰音其音可驗夊部夃字注詩曰我夃酌彼金罍詩曰上有空白處據玉篇夃字注引說文有論語曰求善價而夃諸九字當在此犬部當猩猑二字相連猩猩能言獸桑經切猑猑犬吠聲呼光切寫本脫猩注及猑篆文乃云猩猩犬吠聲安有犬吠聲不猑猩而猩猩者繫傳本猝下㺌上空白極多非止闕一猩字也黍部黐下初印本無䵑字毛斧季五次補入不知上䵒字重文卽䵑字注當云䵒或从尼寫本誤作黎注云从刃从刃既無義又與下文黎字訓履黏者同形錯譌痕跡尙可

見門部曰門聞也聞當作閈因草書干耳相似而誤門部又曰閈門也此二字相轉注說文敘篇中間敘列部首自一至亥後半作韻語仿史記法言筆意此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歲許叔重自敘也編書者分割後半別爲一卷與下召陵萬歲里公乘草莽臣冲文相連故方密之誤以敘曰以下爲許冲敘而謂會會小子是許冲自儕謬之甚也秋帆尚書中州金石記引說文敘曰是非無正巧說衺辭使天下學者疑葢葢者疑不定之意耳今按許冲上書曰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是許氏家

讀不連蓋爲句也蓋字當屬下讀秋帆點句非矣已卯秋初命兒子扆書扇頭呈卧廬先生笑正

唐書世系表蕭氏世系以望之爲酇侯何六世孫此說乃唐人之所訶也顏師古漢書注曰近代譜諜妄相託附云望之蕭何之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酇侯漢世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胄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博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若其實承何後史傳那得弗詳漢書既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據

此知表所序列在唐初已具有其說流俗信之而讀書人自知其不然也何意三百年後作新唐書者方復據爲典故不知其叵信似未讀漢書注耶亦可怪矣史記賈生傳曰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孝昭時至九卿漢書賈捐之傳曰賈誼之曾孫也而賈氏世系僅知誼有孫嘉至郡守不知其後至九卿又不知有曾孫捐之者則是唐人造譜時考於史記亦不詳而漢書亶不曾見也彼造譜者不足怪然而唐書世系表何人作也何爲乃如是耶故昔人云

歐九可惜不讀書乙酉初春膠州張秋臣以所著唐世系表考異一書乞序因檢唐書偶爲書後一則卽錄呈秋臣正之

晉語狐突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韋注曰艾當爲外聲相似誤也余按艾當讀爲外音近假借非誤也韓非內儲說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此卽引國語之文足明艾與外同讀艾之言外孌也外孌以童年爲宜故孟子曰慕少艾楚詞曰擁幼艾艾皆讀爲外也左傳艾豭艾亦讀爲外言宋朝是外來之

猳也曲禮五十曰艾詩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皆謂五十始衰禮宜宿外六十閉房絕不寢內故有耆艾之稱艾皆讀如外也昔人不知此字假聲而以艾字訓美好訓女色訓老俱甚不經丁亥三月淸明前日記

秦既滅學而二世時尙有以文學徵爲博士者可知始皇之殺儒亦曰殺其所不得不殺而非能滅絕之也觀孟子言處士橫議已浸浸乎相率而入於殺機矣漢唐宋明之季士皆以橫議召禍亂而其時亦自有明哲之士不罹其害者也是以尙論者當敬服叔孫通不當歸罪

秦始皇

漁莊錄一竹泉敲爻歌二竹泉硫丹三半茅敵國丹四凡翁有丹道四自信不爲劉更生矣如以敲爻行漁莊之法二道歸一光其百發百中者也然則奚不試之曰令吾尙嬾擬題丹室一聯云能作黃金無損王陽爲孝子誤言鴻寶何妨劉向是忠臣道光壬午夏栖霞山道士凡翁務唐偶題

荀子勸學篇問楛者勿告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按楛當讀如字音若戶榮辱篇曰其定取舍楛僈即

今俗語謂事不功致曰楛僈是也杜甫詩忽漫相逢是別筵忽漫卽楛僈之聲也又富國篇曰芒軔僈楛王霸篇彊國篇皆曰忠信而不楛議兵篇曰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天論篇曰楛耕傷稼楛耘傷歲韓詩外傳作枯耕傷稼枯耘傷歲其枯字亦當讀爲楛今俗皆有其語謂楛僈耕耘不勤力也此篇云問楛告楛說楛者卽今俗謂言非典訓曰楛說是也周禮辨其苦良鄭注曰苦讀如盬盬麤也小雅王事靡盬毛傳曰盬不堅固也國語辨其功苦韋昭注曰堅曰功脃曰苦史記五帝

杞河濱器皆不苦窳正義曰苦讀如盬盬麤也西京賦曰鬻良雜苦儀禮喪服傳冠者沽功也鄭注曰沽麤也此諸書苦盬枯沽字皆當讀爲楛今俗語可以爲証也後儒皆失其音而讀爲古當據荀子書正之而楊倞反以楛字讀從苦沽甚無會也甚可惜也學士不通古今方語者不可以讀古書也

荀子不苟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一叚從論語予欲無言章中出來今論語義爲注家所晦當據此文爲解則得其旨矣

非相篇棄其親家而欲奔之親家壻家也方言曰東齊壻謂之倩今俗語猶謂壻家曰倩家也親倩假借字

又云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觀當讀去聲論語可以觀卽此意也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周尺之數未之詳聞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

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也

古步八十寸積六千四百寸今步六十四寸積四千零九十六寸以古今步相較古步多十六寸以古今步積相較古步多二千三百零四寸

〡古一步之積

〢多二千三百零四寸

〣古一萬步之積

〤多二千三百零四萬寸今步法四千零九十六寸除之得五千六百二十五寸畝

法一百步除之得五十畝餘二十五步

丨古一步

‖多十六寸

川古三萬步

㐅多四十八萬寸今步法六十四寸除之得七千五百步里法三百步步除之得二十五里

經文錯亂鄭汪明確甄鸞誤算孔穎達不識數而亂說尤笑資也

胡氏滄曉周易函書籌算用直籌橫書西法也梅定九改用橫籌甚善然其列數自左而右先小數後大數每行

高一位書之戴東垣改爲自右而左先大數後小數每
行低一位書之尤便也
甄鸞五經算術引論語注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
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也今有千乘之
國其地千成積九十億步問爲方幾何答曰三百一十
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
萬二千五百七十六術曰置積步爲實開方除之卽得
觀此文勢似引舊注全文以下乃加按字自言布算之

法也今何晏本引馬融注無其後乎疑晏刪之矣又疑此文或出鄭氏注今禮注好言開方也亟錄出以見古人治經者勤於言算如此

論語曰行中權又曰廢中權二句相證則廢當讀爲發韓非難篇曰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以證論語廢亦當讀發

康成詩譜曰夷厲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蓋自馬遷以來漢儒無能言西周年數者不知堯夫仁山何據於古而爲

皇極經世通鑑前編之書也得非不知而作之者乎

文選琴賦曰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李善注曰古本葩字爲花郭璞曰葩爲古花字字林音于波切張衡思元賦天地烟熅百草含葩鳴鶴交頸鵾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今按後漢書張衡傳作百草含蘤李賢注引張揖字詁曰蘤古花字也據此知蘤亦葩字矣北魏孫秋生石刻有葩字可爲葩花字同之證史記平秩南訛作南爲亦可爲蘤花字同之証也廣雅曰蘤葩蒂蘂花華也說文曰葩草華白也从白巴聲葩華也从艸𦬹聲夏小

正三月拂桐芭傳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然則芭亦葩字矣衆經音義引聲類曰葩盛貌也余按花蘤葩芭芲皆當讀與蕚同蕚古亦作鄂詩曰鄂不韡韡藝文類聚引三家詩作咢是也玉篇音葩普華切蘤爲詭切花呼瓜切與華同皆失之矣顧甯人唐韻正曰考花字自南北朝以上不見於書隋書禮儀志梁武帝引孔氏尚書山龍華蟲傳曰華者花也今傳無此語晉以下書中用花字或是後人改易惟後魏書李諧傳載其述身賦曰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又曰肆雕章之腴

旨明文苑之英華花字與華並用考太武帝始光二年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爲楷式如花字之比得非造於魏晉以下之新字乎王氏廣雅疏証曰廣雅字詁皆有花字是魏時已行此字不始於後魏矣又藝文類聚載晉衮據游覽詩曰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延首觀神州廻精騁曲阿芳林挺脩榦一歲再三花則華花並用西晉初人已然又不始於後魏李諧也然花字自魏晉有之皆讀于波切與華字音異至南北朝以下乃誤讀爲華音耳辛未三月偶記

荀子王制篇有序官一段序官蓋古書名樂論篇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可証序官是古書名也荀子時秦未焚書而諸侯已去其籍荀子摭拾遺文僅得序官數百言而記之於此亦足以証明周禮一書非古書也

烟波釣叟賦傳之者謂出於趙普考宋史稱普闔戶啟篋讀書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耳又太原幽州之役普始終以輕動爲戒嘗從車駕征李筠太祖笑曰若勝介胄乎然則普固

書生不若唐之李衛公曉達兵機者也而奇門何以托始於普余甚惑焉

閻百詩四書釋地曰蘇秦言齊地方二千里趙地方三千里楚地方五千里魏地方千里韓地方千里燕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地然當惠王時秦地亦方二三千里范雎言中山地方五百里秦昭王言孟嘗君之地方百里墨子言宋地方五百里共爲一萬八千里此百詩不知算術也今以其數計之共方七千四百里有奇耳又曰武帝上林苑周袤三百里較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者三

倍而羸此亦不知算術者之言也今實計之方三百里者爲方七十里者之十八倍而羸耳畢秋帆釋名疏証曰方一里之地縱橫皆三百畝百二十五畝之地縱橫皆徑二十五畝二十五家之宅於方一里之地爲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今計之方一里之地縱橫皆三十畝不得有三百畝也百二十五畝之地縱橫皆徑十一畝一分八釐有奇不得有二十五畝也二十五家之宅於方一里之地爲七分有奇之一分何云一百四十四分之一乎皆不知算術而臆言之可爲讀書者之戒壬午秋

七月記

夫子忌辰算

前漢律歷志術

〡四千六百一十七年

〢一元

〣三統上元庚戌至是年壬戌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

二年

〤三十元餘四千二百四十二年

〡一千五百三十九年

〢一統

〣四千二百四十二年

〤二統餘一千一百六十四年入人統甲申以來年數

〡十九年

〢二百三十五月

〣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〤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〡八十一月

〢二千三百九十二日

〢一萬四千三百九十六月

〤四十二萬五千二百一十四日八十一分日之七十四

〡六十日

〢干支一周

〣四十二萬五千二百一十四日

〤干支七千零八十六周餘五十四日 數起甲申算外得四月朔日戊寅越十二日己丑

後漢律歷志術

〡四千五百六十年

〢一元

〣四分上元庚申至是年二百七十六萬零零零二年

〤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二百零二年

〡七十六年

〢一蔀

〣一千二百零二年

〤十五蔀餘六十二年入十六蔀已酉爲首日

〡十九年

〢二百三十五月

〣六十二年

〤七百六十六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〡九百四十月

〢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〣七百六十六月

〤二萬二千七百零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一十

一

〡六十日

〢千支一周

〣二萬二千七百零九日

〤千支三百七十八周餘二十九日數起己酉算外得四月朔日戊寅越十二日己丑

李淳風周歷算

〡四千五百六十年

〢一元

〣周歷上元丁巳至是年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年

〤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一百四十五年

〡十九年

〢二百三十五月

〣一千一百四十五年

〤一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月十九分月之十六

〡九百四十月

〢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〣一萬四千一百六十四月

〤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九

百一十六

〡六十日

〢干支一周

〣四十一萬八千二百七十四日

〤干支六千九百四十一周餘一十四日命以甲子算外則四月朔日戊寅越十二日己丑

戰國策燕烏集闕蓋太公陰符之謀有此篇名當謂進說之勢如燕烏齊飛集於門闕耳鄒陽曰周用烏集而王其明證也蘇秦摹此說勢以說趙王於華屋之下而豈

有燕國之鷴名爲烏集者也

孟子爲長者折枝折枝屈折其腰支卽磬折也尙書大傳曰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磬折蓋爲長者起敬自卑俯有禮之容故磬折之節有佩垂佩委之異磬折抱鼓皆禮容而借樂度以爲名也陶淵明傳不肯折腰向鄉里兒折腰卽折枝矣

荀子富國篇曰君盧屋妾君古音如威說文著从艸君聲讀若威說文引漢律曰婦告威姑威姑卽君姑也此皆君威同聲之証也晏子春秋雜下篇曰有五丈夫北面

韋盧稱無罪焉說苑作倖盧倖字乃偉之譌也韋偉聲
皆近威卽君盧也三書相証則知君盧是喉中語聲不
敢大言耳今俗猶以語不分明謂之韋盧是也屋妾當
作握接握接猶持接也管子戒篇曰自妾之身之不爲
人持接也
荀子致士篇曰迷亂狂生狂生不實之花今人猶謂之狂
花是也此與君道篇云狂花者不胥時而落義同汪失
其意
荀子正論篇曰曼而饋代睪而食雍而徹乎曼者曼聲之

歌也代當爲伐字形誤睪當讀之爲皐二字古書多相
溷也雍上脫奏字徹下脫巳食而祭四字皐者皐鼓也
淮南主術曰鼛鼓而食奏雍而徹高注鼛鼓王者之食
樂也雍巳食之樂也按淮南之文即出荀子書鼛與皐
音同通用字以淮南証之知荀子所說始饋則奏曼歌
方食則伐皐鼓將徹則歌雍詩蓋古天子之禮每食如
是也楊注皆非今據淮南改正可無疑也下句五祀字
當連上句楊倞斷句亦非淮南言鼛鼓而食奏雍而徹
已飯而祭竈行言竈則戸門中霤可見矣何爲非此五

祀五祀卑而天子尊故也飯而後祭之言此者所以見
天子之至貴也若郊禘大祀天帝祖宗又尊於天子安
有已飯而後祭者哉楊倞荒謬無意思未可與讀書也
雖有聖王之治止能美一世之風俗不能使千世之後風
俗常美古墓常不抇也而葬者千世之事也奈何恃一
時百姓羞拾遺而欲珠玉滿體文繡充棺以待大儒臚
傳而小儒金椎控其頤哉荀子此論尤疏必爲天下大
笑
自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宓子賤齊雕開公孫尼子

皆著書論情性謂性有善有惡又同時有世子者周人也名碩作養書一篇言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情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至孟子則道性善至荀子則有性惡篇蓋當時分門爭勝之習亦如名實之論堅白之辨而已楊倞以爲荀卿明於治道激憤著書非也

荀子大略篇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王乃生宇之謌曲禮鄭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蓋言愚者不識知而欲問堯舜

不能問堯舜也必曰老儒先生之道卽堯舜矣譬如貧者無有錢而訪求天府何能求天府也必曰六二行棊博塲多錢卽天府矣愚者終不知堯舜之智貧者終不知天府之富事相類也貳二古字通博有十二棊故曰六二之博說文曰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

又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衣寢衣今之被也呂氏春秋長利篇曰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是古者郭外無宿處

日夕門閉來者不得入則有凍僵之患故柳下惠內之被中嫗而煖之毛詩傳嫗不逮門之女而國人不稱其亂正指此事列女傳曰柳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

讀五孝傳而知淵明之學直接洙泗一脈同時才如顏謝清如遠公無或窺其際也懷其寶而不告於人名心盡矣三代而下吾以淵明爲聖人而文中子不能及焉

次子房生有夙慧所未見書俱能言其梗概九齡時作秦始皇論數千言結言始皇爲三代而後第一賢聖之君

漢祖唐宗皆不及也時以其言之武斷儆以夏楚而心奇其才十三歲正月以馳馬河邊馬驚逸顛扑冰上臏骨受傷卧病半年比愈夙慧頓減遂與凡兒無異矣惜哉

浙江歸安楊拙園明經名知新素未識面蒙寄二詩答以七律一篇云詩到衡門我適驚夜光投璧一何輕誤聞佳士猶心許眞睹奇文倍眼明已信英華輸後輩敢將落薄恩先生年來願應神仙舉漸恐人間識姓名

古有伍子胥無孫武世傳孫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書

也而史記謂孫臏生阿甄間爲孫武之子孫者實卽子胥之裔也知者據左傳哀十一年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爲王孫氏是爲伍氏之後在齊姓孫有明驗矣旣用改姓其子故其著書亦以自號其所欲寄托者然也其書舊題當曰孫子武十三篇後人習傳輒曰孫子名武而不知武者其書名非人名也其姓名居趾皆不著於書中而其子孫居齊傳述其家書故世人由此稱之曰孫子武齊人也司馬遷不知孫子卽子胥別爲孫武列傳亦無能詳其事實獨記斬美女勒兵一事蓋子胥始

說闔閭時曾有此雖可喜可愕而非其事業之偉者止附存所著書後爲美談爾摭拾爲傳體制固已不稱而又繼之曰闔閭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此總括子胥之生平以爲孫子傳而實不能詳也其伍子胥列傳及吳世家敘闔閭破楚事皆連舉子胥孫武號曰二子而不可分別其間功同一體語必同辭以此觀之豈兩人哉蓋子胥自栢舉以前說聽於闔閭以覆楚爲事非遑著書夫椒之後以越爲憂而寢不見用於夫差乃託著書以自見其書多

言越人而不及楚知爲夫差時作也覆楚則曰伍子胥著書則曰孫子前後異稱非兩人也左傳昭二十年子胥之謀伐楚也曰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三十一年傳又曰始用子胥之謀也然則吳光破楚運籌決勝惟子胥實主其功安有所謂孫武者乎左傳定四年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伯州犂爲吳太宰以謀楚是與子胥同謀覆楚者猶有伯嚭而無孫武也吳語大夫種曰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是與子胥共事而名爲善用兵者猶有

華登而無孫武也左邱明喜言兵愛奇士使吳有孫武其人安得内外傳無一言及之故余以左氏所不言而知孫武之爲亡是公可無疑也司馬氏作孫子列傳第五作伍子胥列傳第六考校不精以一人而爲兩傳使子胥失其十三篇而孫子空無事實貽誤千年可大噱哉

劉立夫讀漢書律歷志書其後曰班氏稱劉歆推法密要其謬甚矣彼所云吉凶災祥百六陽九之說乃巫覡之習此不足言也太初歷經洛下閎鄧平等雜候以驗之

布算以推之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成一代之制矣歆乃强引易與春秋經傳以神其說平之法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為一月通分得二千三百九十二此不煩言而解者歆乃曰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著四十九以為數以象兩兩之九十八又以象三三之二百九十四又以象四四之一千一百七十六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共一千一百九十六因以再扐兩之二千三百九十二是為月法之實任意

迂遠以附會之何足取哉十九歲七閏已然之迹也乃云合天地終數爲十九易窮則變故爲閏法一歲十二中氣至顯之數也乃云三統乘四時何貴乎如此之經義哉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歆之說則鑿而已矣班氏震於經術之名爲其所欺而述之以欺後世不足觀也

立夫示草云數學精詳三角形有底有兩腰與中垂線之較求兩腰法讀　示粘籤云此因兩分底較本不甚多折半之後止有小分底方二一小分底乘大分底方一故

得以底爲長濶較算之若使分底之較太多折半之後仍餘小分底方三四以上則原底不可爲長濶之較而此法不能行矣甚欲更造一法以通其窮而竟未能也

曰義 按折半後餘小分底方三四則依所商得濶數另開一二平方除積若餘一有半二有半則不折半倍原底爲長濶之較另除二平方積因思原法兩較一二一六故大方得三倍並小方而四折半而以底爲較除之甚便若兩較一二一四或一三一六則大方得二倍並小方而三不折半而以倍底爲較除之亦便二者之外則未有如此之便者

甚至整數帶零若幾百幾十幾倍幾百幾十幾分倍之幾則彌費周章雖此法既立模範可依或減商或益積或進退試之多除之而覩其負積多除之而觀其剩積均可擬議以求其合然不能別白而尋一四通八達之路終躊躇而不能滿志也未識是否草此奉質

惠定宇左氏古義云僖七年䫉諸孤注言其幼賤與諸子縣䫉棟案呂諶字林云䫉小兒笑也見文選注顧君訓䫉爲小亦未當庭按文選寡婦賦注曰廣雅曰䫉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也一本無孩字者誤也惠氏見其無孩字

者不深考而以爲頦字之訓失之矣今考說文咳小兒笑也古文从孩故知孩字爲小兒笑而頦字不得是小兒笑也

宣二年于思于思杜注多須貌賈逵曰白頭貌棟按詩有兎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正義曰服虔以于思爲白頭貌字雖異亦以斯聲近鮮故爲白頭也後漢書朱儁傳賊多髭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証案此則于爲鬚思爲白于思爲白須也余按魏志引典略曰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捷者

、為張飛燕聲大者為張雷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抵根眼大者自稱李大目據此說則于是其人之姓惠說非矣

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六藝始見於滑稽列傳或云七經後漢趙典學孔子七經蜀秦宓謂文翁遣相如東學七經或以六經六緯為十二經莊子天道篇或以五經五緯為十經南史周續之云或云九經釋文序錄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也唐谷那律傳九經庫始有九經之名樂經既亡而有五經自漢武立博士始也邵子以易書詩春秋為四經猶春夏秋冬皇帝王伯

漢孝廉有四科若賢良則初無分別之說然嘗以詔書考之大率皆曰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而宣帝地節神爵兩詔皆曰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順帝漢安元年詔曰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沖帝詔曰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然則賢良亦有四科直言極諫一也可親民二也探賾索隱三也幽逸脩道四也是賢良之四科也

聯宗大盛於唐每放一榜諸中式人與主司同姓者爲姪其母與主司同姓者爲甥其妻與主司同姓者爲姪婿

與王司之母同姓者爲表姪與王司之妻同姓者爲妻姪又可異者杜子美重送劉十弟判官詩云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注云劉杜本一姓習俗移人至此乎

蘇不韋字公先王延壽字文考謝夷吾字堯卿郭延年字公游此東漢人之二名者

世傳許旌陽眞君黃白見形序曰老子授之葛玄葛玄授之鄭思遠鄭思遠授之抱樸子抱樸子授之淮南子以後授受不可勝舉此序不知何人僞造乃不知旌陽是

晉代神仙而謂周時老子已有其書又謂吳人葛仙翁三傳而至漢時淮南子皆笑貧也術家附會不知時代無足恠者且吾儒亦多不能考實何笑道士乎但其人不學可知其術不靈

不事王侯不種田日高猶自抱琴眠起來旋點黃金賣不使人閒作業錢此洞賓詩也我欲竊有問焉曰種田爲作業乎昨房呈小詩反其意云不事王侯學種田日高無碍枕鋤眠有心欲點黃金賣怕是人間作業錢洞賓見之定當失色也

羣仙珠玉集成有九轉瓊丹論不知是誰作也其言曰朱砂抽汞鉛覔取芽八石三黃五金雜類此俱不是大丹之源縱有制伏成寶止可濟貧助道散接孤危而已若將此頑滯之物爲丹何得朝服刀圭夕生羽翼余觀此作者正是未知丹道而務爲高談耳丹書多似此者勿受其欺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二終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三

雪泥老人遺筆　　次男房述

易彖辭文王所作卦下辭也夫子作十翼解卦辭者爲彖傳象辭周公所作爻下辭也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知周公之德可證象辭是周公所作也夫子作十翼解爻辭者爲象傳○文言者孔子所作文言傳爲十翼之一經上乾六爻全載此文皆稱子曰又繫辭傳引文言亦稱子曰明爲夫子作也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非矣繫辭傳文言雖皆夫子之文章亦有門人

所記述者故稱子曰得相據引○說卦傳蓋夏商之間易家舊說相傳夫子錄存之亦十翼之一○序卦傳夫子就文王衍易卦次爲之作傳與伏羲卦序雖不盡同亦十翼之一也○雜卦傳亦夏商之間師說相傳夫子錄存之爲十翼之一亦爲古說未可廢也

晉郭璞著續葬書一篇解青囊經也傳寫既久頗多訛謬今畧爲是正錄之如左

葬者乘生氣也生氣行於地中下生字舊作五而發生乎萬物而發舊作發而木華於春栗芽於室經曰土形氣行物因以生

蓋生者之氣聚之氣舊作氣之凝結成骨死而獨留以返不絕四字舊誤在篇末流於囚謝下故葬者返氣納骨以蔭所生之法也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庇庇舊誤作蔭經曰氣感而蔭蔭舊誤作應鬼福及人是以銅山西崩靈鐘東應夫陰陽之氣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邱壟之體體舊誤為骨岡阜之支氣之所隨經曰氣乘風則散散與止韻蓋音若澌後文亦散止為韻界水則止故謂之風水風水之法得水為先先舊誤為上藏風次焉焉舊誤為之何以言之夫外氣所以聚內氣界水所以止行龍千尺之勢委蛇填

息塡息舊作頼息字無義意又無韻當爲塡息字形之誤息乃總字之省也唐書陸贄傳曰機務塡總外無以聚之之字舊脫內氣散於地中經曰不蓄之穴腐骨之窟也窟舊誤作藏夫噫氣爲能散生氣龍虎所以衛區中中舊誤作穴罔阜疊疊罔阜疊疊舊作疊疊中阜左鈌右空鈌舊誤作空空舊誤作鈌前瞻後坼坼舊誤爲折坼坼埄也生氣散於飄風經曰騰漏之壙壙舊誤作穴敗棺之藏也故聚之使不散故字舊誤爲古人二字衛之使自止衛舊誤作行自舊誤作有夫山者氣之體有山斯有氣二山字舊俱誤作土氣者水之母有氣斯有水經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蓋言此也夫氣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起起舊誤作勢其聚

也因勢之止葬者原其起乘其止山勢原體地勢原脉八字舊誤作地勢原脉土勢原骨委蛇東西或為南北百尺為形千尺為勢舊百尺為形在勢千尺為勢下勢來形至是為全氣至舊誤作止全氣之地當葬其止委宛周復周舊誤作自廻環重複若躁而候也若攬而有也如進而却如止而頫二如字舊俱誤作欲來積止聚冲陽和陰土膏水湛膏舊誤作高湛舊誤作深鬱草茂林貴若千乘富如萬金經曰形止氣蓄化生萬物謂全地也謂舊誤作為全舊誤作上氣之盛雖流行而其餘者猶有止雖零散而其深者猶有聚故藏於渴燥者宜淺渴舊誤作濕藏於坦易者

宜深經曰淺深得乘風水自成夫重岡疊阜羣壟衆支當擇其特大則特小小則特大雜勢參形舊誤作參形雜勢王客同情所不葬也夫支如伏於地中壟如峙於地上二如字舊俱誤作欲支壟之終終舊誤作中平夷如掌故支乘其巔壟葬其麓卜支如首卜壟如足形勢不更更舊誤作經氣脫如逐地不貴平夷舊脫不字而貴有支而舊誤作土支之所始氣隨而起始舊誤作起起舊誤作始支之所終氣隨而鍾觀支之法隱隱隆隆微妙元通吉在其中經曰地有吉氣土隨而起水有比氣水舊誤作支支隨而止支舊誤作水勢順形動回復終始法

葬其中承吉無凶山者勢險而有功法葬其會（其下舊衍所字）乘其所來審其所廢擇其所利避其所害禍福不旋日而應（而應二字舊脫）是以君子奪神功改天命經曰葬山之法若呼於谷（於谷二字舊作谷中）言應速也山之不可葬者五氣以生和而童山不可葬也氣因形來而斷山不可葬也氣因土行而石山不可葬也氣以勢止而過山不可葬也氣以龍會而獨山不可葬也經曰童斷石過獨生新凶而消已福上地之山若伏若連其原自天若水之波若馬之馳其來若奔其止若卥（卥舊誤作屍卥古栖字也說文鳥棲之棲作卥風水

（家不識司字因其形似讀之爲屍大失形容之妙）若懷萬寶而偃息若具萬善而潔齊若橐之鼓若器之貯若龍若鸞或騰或盤禽伏獸蹲若萬乘之尊（尊下舊衍也字）天光發新朝海拱辰四勢端明五害不侵十一不具是爲其次占山之法以勢爲難而形次焉（焉舊誤作之下同）方又次焉勢如萬馬自天而下其葬王者勢如巨浪重嶺疊嶂千乘之藏勢如降龍水繞雲從爵祿三公勢如重屋茂草喬木建牙開府（牙舊誤爲國）勢如驚蛇曲屈邪斜滅國亡家勢如戈矛兵死形因勢如潘水（潘舊誤作流）生人皆鬼形如豸冠（豸舊誤作櫃）永昌且歡

形如覆釜其顛可富小爾雅廣服曰顛額也離騷注曰自上下曰顛形如負扆有隴中峙法葬其止王侯崛起形如燕巢法葬其凹胙土分茅形如側罍後岡遠來前應曲廻九棘三槐形如仰刀凶禍伏逃形如卧劒誅夷逼僭形如橫几子滅孫死形如覆舟女病男囚形如炭囊炭舊誤作灰灾舍焚倉形如投算百事昬亂形如亂衣宕女淫妻宕舊誤作妬形類百動葬皆非宜四應朝岸四舊誤作圖法同忌之此下舊衍經曰二字夫勢與形順者吉勢與形逆者凶勢凶形吉百福希一勢吉形凶禍不旋踵踵舊誤作日此下舊衍經曰二字地有四勢八方氣

從（舊誤作氣從八方）是以四勢之山生八方之龍四勢行龍八
龍施生一得其宅吉慶貴榮（自地有以下三十五字舊誤在法同忌之經曰下）
勢正形昂（正舊誤作止）前澗後岡龍首之藏鼻顙吉昌角目
滅亡耳致侯王（晉書本傳璞嘗為人葬帝微服觀之問王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王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致天子問耳）辱死兵傷宛而
中蓄謂之龍腹其臍深曲必後世福上其胸脇朝墓暮
哭經曰地吉葬凶與棄屍同（經曰以下十字舊誤在為六凶下）夫人之
葬蓋亦難矣支壟之辨目炫心亂（舊誤作眩目亂心）禍福之差
侯虜有間土圭測其方位玉尺度其遠邇乘金相水穴

土印木金圓形也水界水也土謂中央也木謂兩頭高聳外藏八風內秘五行龍虎抱衛主客相迎微妙在智觸類而長巧奪造化元通陰陽二句舊誤倒轉巧舊誤作功夫土欲細而堅潤而不澤截肪切玉截舊誤作裁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白如截肪備具五色夫乾如聚粟濕如刲肉水泉沙礫皆爲凶宅自夫土欲細以下三十五字舊誤在朝穴暮哭下

蓋穴有三吉葬有六凶天光下臨地德上載藏神合朔神迎鬼避一吉也陰陽沖和五土四備二吉也目力之巧工力之具趨全避缺增高益下三吉也陰陽差錯爲一凶歲時乖戾爲二凶力小圖大爲三凶憑福恃勢爲

四凶僭上逼下爲五凶變應見怪爲六凶夫葬以左爲青龍右爲白虎前爲朱爵後爲元武元武垂頭朱爵翔舞青龍宛延白虎馴伏形勢反此法當破死故虎蹲謂之銜屍龍蹻謂之嫉主元武不垂頭者拒尸朱爵不翔舞者騰去夫以支爲龍虎者來止跡乎岡阜要（來舊誤作求）如臂肘謂之環抱以水爲朱爵者衰旺係乎形意忌夫湍急謂之悲泣朱爵源於生氣派於未盛朝於大旺澤於將衰流於囚謝法每一折瀦而後洩揚揚悠悠顧我欲留其來無源其去無流經曰山來水回貴壽豐財山

因水流虜王滅侯

明夷六五箕子當讀爲荄滋荄滋者郎亥子也亥子之間夜久將旦將旦未旦長夜漫漫當此之時益爲晦暗六五復中處柔下無其應遵時養晦坐待天光艱貞者也用晦而明者也明可夷而不可息者也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滋其意以爲可從也而鄒湛譏荀慈明曰訓箕爲荄詁子爲滋漫衍無經不可致詰漢書儒林傳曰蜀人趙賓飾易文曰陰陽氣無箕子云箕子者謂萬物方荄滋也據漢書知趙賓通人能爲今文家說可爲慈明

證矣梅頤尚書古文微子誥曰乃我舊云刻子此太師言衆謂王行宜出遜乃我舊日與箕子云此故箕子言之也王充論衡引書古文說作孩子孩子者亦箕子也刻孩古音並與箕同故皆可假音而充言紂爲孩子之時太師睹其不善之性告帝乙欲立微子非也說文亥部曰亥荄也十月微陽起接盛陰子部曰子滋也十一月陽气動萬物滋人以爲稱象形據此則亥荄子滋聲義並同故書易家假借正讀非所云漫衍無經者也鄒湛下士大笑如蒼蠅聲宜耳但怪班氏有學識古字亦

笑言趙賓不慧飾易文不能言其說惜哉

論語子張學干祿章夫子爲子張說干祿之詩也子張學詩至干祿之章以問夫子夫子爲之說此詩也多聞見而闕疑殆者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也慎行者威儀抑抑也慎言者德音秩秩也寡尤者無怨也寡悔者無惡也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解者輕看子張視同今之不肖子弟以讀書爲獵取富貴終身溫飽之資今世學者雖有是心且羞爲是言況子張聖門賢者而謂其爲學有干祿之心失之遠矣

匽兒說論語云遂事不諫遂字當讀爲述古字通也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述來聘述公羊作遂亦作述史記魯世家東門遂索隱引世本作述是其例矣鄭志云山川能說說或爲述述者述其故事也述讀遂事不諫之遂可証論語此文當謂人述前語雖有謬誤不必諫正也成事者事之已成便難更改則不必說之以亂其意遂事者事之已過而追述之則不必諫之以滋其悔此處世艮法也既往不咎一句總結二句之意也盖其時魯有國政之錯誤者宰我因哀公之問特以松柏栗爲風

諫之詞冀其改正而夫子敎之以不說不諫也然而其事則不可考矣扈與房共著論語撰異一書時有心得可節取也

困卦困古音若滚序卦傳曰升而不已必困又曰困乎上者必反下然則卦名爲困者當讀若滚轉之滚也說文曰困故廬也從木在口中朱古文困說文所謂故廬者蓋是圜轉之器今俗語謂車輪曰故廬猶漢時之遺言也大戴記曾子制言曰行無據旅考工記注曰等爲萬蔞以運輪上輪中萬蔞則不匡刺據旅萬蔞皆即故廬

之聲也墨子備城門篇曰試借車之力而爲之囷又曰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囷以大車輪墨子所謂囷者圜轉之器似車輪而大郎說文云故廬者也今驗車輪以木爲輻在其中而輞周同其外此所謂木在口中也古文從止止者止足也輪在下可以運行如人之足故從止今俗語謂圜木曰滚子謂故廬之轉行亦曰滚皆滚之古音也方言曰追周也追轉也淮南精神訓注曰渾轉行貌讀如大珠揮揮之揮呂氏春秋大樂注曰渾讀如衮冕之衮揚雄之讀追高誘之讀渾讀揮皆與囷

古音同然則困之古義與追滚揮渾皆同矣論語四海困窮困字亦讀爲滚窮古音若躬鄉黨鞠躬如也聘禮注作鞠窮宣十二年左傳曰有山鞠窮乎山鞠窮卽藥草芎藭也其形狀歛曲不伸因以鞠窮爲名孔釋鞠躬爲歛身蓋謂身形歛曲如山鞠藭矣非訓鞠爲歛訓躬爲身也魯周公世家曰匑匑如畏然集解徐廣曰匑匑謹敬貌也蓋匑匑與鞠藭聲最近論語鞠躬卽鞠窮亦卽匑匑也窮與躬古字通鞠躬當讀爲鞠窮而困窮當讀爲滚躬言四海之人環而向舜周圍於其躬身也

昭公二十四年左傳曰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陸氏釋文曰陽不克莫爲句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久將積聚非也王氏經義述聞曰莫當爲其讀爲其引地理志琅邪郡至其入淮今本其誤作莫爲証亦非也庭按釋文讀是莫聲與麽同今俗語皆作麽古用莫字論語曰文莫吾猶人也即文麽吾猶人也論語又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無適也即無這也無莫也即無麽也情無適麽惟比義而已舊讀無適音敵非矣一切經音義曰三倉古文適這二形同之尺反孫淵如曰三倉古文這即適

也害與言形近故寫從言今俗借這爲者字甚不經庭按如此謂之適如彼謂之莫唐時人語如此謂之遮如彼謂之麽唐詩多用遮莫字遮莫卽古語適莫矣解者諺云唐人方言猶言儘教也非矣

史記田叔傳曰仁與余善余故幷論之考田仁任安始終功名相埒而田仁有附傳任安獨不得與焉遷固以任安爲俗人不以爲智者也始旣不相救覩後來遍書又復刺謬不可謂知已是俗人者也

史記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

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謂不疑買金償郎以得稱譽巧取名位用意極微周文期不潔清以得親倖秘戲在旁自處於諂是以君子譏之爲其心跡有似於佞者也然雖近於佞而實爲篤於行故譏其可譏而終不能不褒其可褒也孟堅改之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有譏無褒何以得與萬石同傳然此姑無論也其不譏塞佞之微巧而譏石建之澣衣則尤吾之所大不解者也建老白首而入子舍五日洗沐而澣親衣非無侍者而愛日之思不能自已傳曰諸子孫咸孝然建最

甚甚於萬石君夫建之孝史不勝書而書澣衣一事是其孝之尤可傳者也是其孝所爲最甚甚於萬石君者也而不意乃以是取譏於孟堅豈不怪哉夫君子敬君信友欲中於禮而無爲已甚甚則近於佞而爲譏惟人子之事其親也患其孝之不甚也未聞爲孝而近於佞者未聞孝之甚而至於可譏者茍非甚不孝之人反天性絕人理未有譏人之甚孝者也若孟堅必欲譏之則請自譏之而曰君子譏之吾知其必不然矣

賈誼疏曰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諸公指韓

信縣布彭越韓王信張敖盧綰陳豨也今按漢初爲中
涓者曹參周勃灌嬰靳歙王吸召歐丁禮孫赤陳倉毛
釋之石奮十一人其爲舍人者樊噲傅寬周緤薛歐陳
濞董渫陳賀朱軫嚴不職周止工師喜奚涓劉到戴野
唐厲審食其華寄陳遬魏遬呂臣徐厲二十一人而此
六七公者未有中涓舍人者誼之言此似有未審也
詩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言內有令善之妻以上壽於母故
使魯侯得燕樂而娛嬉也詩人之言斷不先妻而後母
乃鄭箋誤也易林豫之否曰令妻壽母宜家无咎君子

之畒得以長久知古三家詩義果然拍案大喜如獲拱

璧也

古步六尺積三十六尺畒百步積三千六百尺百畒則三十六萬尺以今尺方積一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除之得二十三萬零四百尺以今步方積二十五尺除之得九千二百一十六步以今畒二百四十步除之得三十八畒五分畒之二是爲古百畒當今之三十八畒五分畒之二也今步五尺積二十五尺畒二百四十步積六千尺百步則六十萬尺以古尺方積六寸四分除之得

三十八萬四千尺以古步方積三十六尺除之得二萬六千四十一步三分步之二以古畝百步除之得二百六十畝十二分畝之五是爲今百畝當古之三百六十畝十二分畝之五也程伊川云古百畝當今之四十畝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但謂古二畝半爲今之一畝耳非密算也

古算用策正負三百六十枚法周歲日數也隋書律歷志曰算用竹廣二分長三寸正策三廉積二百一十六枚成六觚乾之策也負策四廉積一百四十四枚成方坤

之策也觚方皆徑十二天地之大數也余按隋志此文
蓋本漢書律歷志而漢志今本乃脫誤不可讀其文曰
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
一握此文可疑者有四焉二百七十一枚非法象之數
無所取諸一也但言徑不言三廉則圓策也而曰六觚
非三廉不能成六觚二也且二百七十一枚散亂不可
為一握雖三廉亦不能成觚雖四廉亦不能成方而圓
者亦不能成圓三也算無正負不合古法四也以隋志
証之知其原書當曰二百一十六枚而成六觚為一握

一百四十四枚而成方爲一握有兩握則成觚者爲三
廉成方者爲四廉可知也兩握一成觚而一成方則正
負可知也今本譌二一字脫十二字顔師古不知算是以
不覺其誤嘗以其數考之三廉共積必正倒相因面面與
面對角與角亘自然成六觚形外表一層十一枚六之
得六十六枚二層則九枚六之五十四枚三層七枚六
之四十二枚四層五枚六之三十枚五層三枚六之十
八枚六層一枚六之而得六枚共得二百一十六枚徑
十二枚四廉共積卽自乘方法十二自乘得一百四十

四枚開方除之徑十二枚試爲圖以明之如左

三亷成六觚之圖

四亷成正方之圖

論語管氏有三歸歸當讀爲餽古字通用三歸謂家有三庖廚以備餽養也晏子春秋曰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

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爲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據此知三歸本祿養之名非臺與女也但管仲居其臺上而受三歸之養故臺名亦曰三歸耳韓非所云三歸之家謂其家有三歸耳三姓九女之說謬也

淳于髡工於發難遇於陵子卽喑而出名場中人目星舌電獨不可遇深山之士立使消沮誠有以奪其氣也

於陵子遺蓋篇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一語儁極然有實理非口頭機鋒也朱子言掀䣯屋子便露地

雖亦是庇我之意

孔子志尊周孟子好稱湯武教諸侯行王政亦各量其所能為而志之者乎於陵子志大於孟氏而才不能為也豈好隱哉

於陵子巷之人篇亦孟子擇術宜慎之意仁者言之則含蓄不盡廉者言之則深透刺骨更無留着昔人論廉吏多酷乃廉者之文亦酷如是耶

嘗恨張耳娶外黃富人女得其厚奉給游道日廣其不為庸奴於外黃也幾希矣每欲稱詩以風之曰男兒重意

氣何用錢刀爲以爲此二語眞從來富人婿所未聞也

不意郤元是富人女說出者卓文君眞奇士也

兒子房說孟子云蠅蚋姑嘬之今俗語謂諸物蝟集之狀曰姑嘬嘬聲如槎微轉耳蠅蚋二物蠅者青蠅蚋者白鳥也段成式酉陽雜俎云白鳥蛄嘬亦是佳證喜其能以俗諺讀古人書書此一紙與之辛巳三月八日燈下

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說文申象七月金初成體義取約束然則申申言其收束夭夭言其和舒與踧踖與與與語勢畧同漢書亦以申申爲整飭自馬融以

二句爲和舒後遂分容色

世之無賴少年看人則無好處自己則無不是處讀東坡與王庠書前段然後知自家有不是讀後段然後知人家有好處將不獨能處瘠𤻎而凡不如意之事皆知其致之之由則怨尤之意絕矣不獨能論古人也而凡自敵以下皆無刻薄之論則誇訕之風息矣吾欲尊此文爲變化氣質之書與論語同功殆非夸語

余著詩切餘百萬言柳生文園手錄一編而題其後曰或問詩切之著是先得解而後博舉羣書以証之耶抑先

考據已就而後定其如此解耶葳答之曰吾不知也要非吾不知實詩切之不可測也以臆測之則由於博學而識日久自具一以貫之之能一貫之妙不可測也譬之荆門勝地是果羣山萬壑所赴而成耶抑荆門所自有耶亦天造地設而已詩切之妙亦天造地設而已吾惡乎測之稱譽之過所未敢當而不能不以知言許之齊詩鷄鳴刺留色也第一章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即尚書大傳太師奏鷄鳴於階下之詞夫人不肯起而抵拒之曰非鷄鳴也乃蒼蠅聲耳次章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是

少師奏質明於階下之詞夫人仍不起而抵拒之曰非東方明也乃月出光耳三章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言天明蟲飛之時夫人仍不肯起自言此時與君同夢甘之而不能厭也會且歸矣言一噲朝罷君亦且歸入後宮也淮南精神訓曰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甯非直一噲之樂也噲當讀與會同今俗語數刻之暫謂之一會卽詩人與淮南之遺言也無庶子子憎言朝退之暇長日共處無有甚事予反厭子而憎之不如此時同夢之爲甘也無庶言無幾多事猶俗言

靡有甚麽也管子輕重篇曰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庡乎據此知無事謂之無庡古齊語也今俗語無甚事曰無舍無音讀舍上駕切卽無庡古聲詩人與管子之遺言也

道德經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韓非解老篇中已具有此四句則不可謂漢人羼之矣然余第爲其文性闇劣定非老子所作故當刪之耳雖非漢人羼之而周秦人羼之卽可以無刪乎夫戰爭之代斬首功多足取封侯之賞而所謂莫知其極者非首功也高

隱之流屈伸偃仰或有延年之効而所謂有國之母者非導養也彼安得以有國此安得可以長久哉作此者周秦之愚闇人也雖吃伯已可欺余猶期期知其不可

又下者舉之舉與抑爲韻音紀顏氏家訓音辭曰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見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據顏黃門李季節之說矩音幾語反微閉口言之而舉莒皆音居倚反微開口言之也今之人皆以舉莒爲矩無復知古讀之不同

者矣吾讀老書識古音焉

冬至日起頤四爻第二日頤五爻云云此亦後人承誤附會之說強以分卦直日之法合之易林說似巧辨而實非也蓋直日占驗以日爲卦爻以風雨寒溫爲占不用卦具者也若合以易林則有卦具有卦具則所得有本卦有之卦而以直日管事卦爲本卦以所得之本卦爲之卦則余不知所得之之卦將置之何處也是易林中添不得直日法也直日占驗六日一卦一日一爻若合以易林則以管事卦爲本卦以所得卦爲之卦而管事

爻將不得管事乎余又不知一日一爻之法欲留作何用也是直日法中添不得易林也此二家必不可强合欲知其所以非是故錄而論之

易林乾之賁曰室如懸磬旣危且殆早見之士依山谷處僖二十六年左傳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服注曰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也庭按說苑奉使篇齊侯曰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魯君若類無國子曰不懼何也說苑之文可與左傳相証葢室屋皆發惟山墻在則如縣磬矣野木皆伐則無青草矣古者兵臨城下負

郭居民入保必發屋伐木以自救服注得之易林用傳語亦同意此卽大亂居鄉之說也

漢書五行志凡言傳曰者皆洪範五行傳之文也其言說曰者蓋向歆之所說也藝文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記字疑說字訛耳本傳以爲洪範五行傳論十一篇不作記字也

又五行志言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按始昌與勝若有書何得不見於藝

文志乎七畧無之故藝文志無之是其書不傳明矣以劉向首先竊取附會之想當與向同耳非有所據而云然也

韓非子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干之而況於人君乎蓋仲尼沒而微言絕先秦諸子之言春秋已有假托於此者矣但其立文尙健也

洪範五行傳始著自勝後人皆慕勝而效之附會既多亦

漸失其本眞是以五行傳之學雖大顯而可以前知者亦止有霍光廢昌邑王一事其向歆紛紛徒能從事後摭言聒人兩耳也

曹參傳還定濟北郡師古曰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按師古說非也若據地理志西漢終無濟北郡史何得追書之乎葢漢初自有濟北郡此傳可爲明証其後三爲王國元朔中分十一侯而國益小武帝末除爲北安縣屬泰山郡遂無濟北之名矣志皆不書葢疏畧也

齊次風曰王陵之初從傳與表判然不同據陵傳則在漢

王定三秦戰彭城之後故下文云陵本無從漢之意也但張蒼傳言陵解蒼厄乃在沛公初定南陽未入武關以前何耶余按表云以自聚黨定南陽卽此傳云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是也表云漢王還擊項籍以兵屬從定天下卽此傳云及漢王還擊項籍陵乃以兵屬漢卒從漢王定天下是也表傳正同而齊以爲判然何也至於張蒼蒙救卽在陵居南陽不肯從沛公之日此亦無所乖異也本是兄事之人南陽相遇雖不相從自足救一張蒼何所疑哉

劉笠夫曰義一日過余言大雅生民篇誕彌厥月先生如達魯頌閟宫篇彌月不遲皆謂后稷在母腹滿一月而生非十月也史記周本紀云居期而生子亦謂期月非期年也余驚起曰我知其然而昔人未有言之者君何從得此說笠夫不信余作此解立索余手編自檢得之拍手大喜然終不肯以經學名蓋笠夫習算如神與人言皆不省甚願余終竟此學得長共商搉而余方治經無多暇日雖涉餘學畧知其意而止余每慫慂笠夫用其精鋭之思專治一經足以開余笠夫亦不肯也

說文序曰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

〡四千五百六十年

〢一元

〣上元丁巳至漢安帝建光元年辛酉二百七十六萬
零五百四十四年

〤六百零五元餘一千七百四十四年

〡十九年

〥二百三十五月

〣一千七百四十四年

〤二萬一千五百七十月十九分月之十

〡九百四十月

〢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日

〣二萬一千五百八十月

〤六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七

百二十

〡六十日

〢甲子一周

〣六十三萬七千二百七十五日

又一萬零六百二十一周餘十五日
起甲子算外得九月朔日己卯越二十日戊戌與說文
文符按本紀是年九月有戊子初十日也若朔日己亥
則月內無戊子日矣疑說文寫本誤耳
福山王二先生應鈞一日以石砮來相貿云是吾鄉之赴
關東者所得余觀之其砮青黑色用周尺度之長一寸
七八分即二寸也蓋肅愼氏之砮也漢書言挹婁氏青
石爲鏃三國魏志曰挹婁國在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
其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

肅愼氏國也其人善射鄰國皆畏之晉書曰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東濱大海土無鹽鐵有石砮楛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按挹婁或醫無閭之轉語又疑鴨淥江聲轉而爲挹婁古今語之不同也數千年前利器久沒泥沙近自地出楛矢灰滅石砮僅存就此片石而古今地名之改易中外境土之分合有畧可想見者矣涇縣胡玉樵明府宰費縣於瓦礫堆中得古井銘石刻銘曰天寶九載冬十月尉趙光乘檢校造因勒銘云費城

之井昭然道周土缶舊得石幹今修徵大易之不改垂一書於千秋記曰井面圓甃盈畝深湛莫度其底臨視驚戰庸賢趙公之銘土昧已久今洗而扶之以旌其美紹聖四年丁丑二月丙辰朔朝奉郎知縣事逢完記額爲篆文古井銘三字後有小字不可辨庭拔外傳季桓子穿井未知費歟魯歟家語則云穿井於費觀此井鑿深乃爾得羊宜矣以家語証之此眞桓子井也以井証之家語信古書非後人纂也嘉慶己卯春識

大雪中扈房兩兒侍飲用東坡尖字韻賦詩

紅塵不許露毫纖樹屋山田俱蓋嚴地上月明天上黑
飛來柳絮落來鹽怯寒未起人欹枕忍凍無聲雀啄檐
不等開門看掃徑紙窗先破指頭尖

命兩兒俱賦後成者罰

罩得山眉一道纖遮將巷口兩頭嚴曉祠清冷遲鐘鼓
午市荒涼斷米鹽最好黃昏看竹逕偏宜白醉映茅檐
未防雀啄西窗紙一縷淒風透骨尖 尾用尖字韻

畏冷安能出手纖瓊瑤滿地閉門嚴天人巧剪花原水
才女工詩絮勝鹽高積玉山宜掃徑密排冰筋恰垂檐

欲添畫裏芭蕉葉設色難調凍筆尖 房用尖字韻

房詩後成罰以巨觥再令用义字韻與扈同作後成者罰

聲聲薄暮噪饑鴉村店敲門蚤駐車壓折綠垂前夜竹飛殘紅襯耐冬花屐痕已掩歸樵徑帘影全收賣酒家迷住灞橋驢背客憑誰指與路三义 房用义字韻

那有乾枝噪暮鴉更無遺轍問前車秋來如此一階月春至何曾遍地花振袖每聞人入室添衣又引客思家消寒梅幅初裝好凍手頻呵執畫义 扈用义字韻

房詩先成而不佳既罰巵以酒又罰房兩用其韻禁體賦之

雪中故實總嫌纖最愛詩成禁體嚴莫可消寒惟有酒何須刻畫到無鹽似輕原重低垂樹欲落還飄密映檐池上假山埋殁盡孤峯微露石尖尖房用尖字韻賦禁體

挑燈隨意儘塗鴉熳閣重簾小似車爐火炙開存墨硯壺氷凍損折枝花殘冬鄉思懷千里長夜書聲聽萬家醉裏吟成方耳熱手題滿壁不須叉房用叉字韻賦禁體

翼日雪晴次序前詩存之以志一時之興適柳生文圖

踏雪遠來見之自請書而鐫石以備咏雪一段故實時

嘉慶庚辰歲至月下九日黙人識於雪泥書屋門下士

柳蔚敬書

史記稱太史公者是遷稱其父之辭遷繼先人作史凡所

論述必歸本其父雖歸本其父而實皆遷之論述一部

史記中所有太史公曰皆然未有先自作論而後稱太

史公曰如引别人語者伯夷傳篇首太史公曰余登箕

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十十六字乃爲何人移置此何以

稱焉句下則自夫學者以下一百十字不知是誰所説

鶻突甚矣游俠傳篇首太史公曰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獨稱於世云所引韓子兩言耳二者皆譏以下俱是太史公之言而太史公曰四字爲何人移置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句下則自二者皆譏以下一百六十五字又不知是誰所說貨殖傳篇首太史公曰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所引老子語至不相往來止以下卽是太史公之言輓古

挽字言治近世之民而必務於老子之所云以挽其民
俗塗飾其耳目則不可行也而太史公曰四字又爲何
人移置幾無行矣句下則自必用以下十七字不知是
誰所說平準書篇首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
曷足怪焉三百九十二字又爲何人移置篇末接烹宏
羊天乃大雨下而以漢興接秦之弊爲篇首皆極鶻突

不可以不正

燕惠王遺樂毅書國策誤以爲燕王喜遺樂間者史記亦
同惟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今按毅報書語意與此

書針對知爲惠王遺樂毅書無疑國策多斷爛之文而
史記誤據之及劉向校國策尚沿誤本未能是正也其
作新序必別有所據今據新序以正國策因念天祿閣
上然藜照書如昨日事耳惠王書詞婉篤欲毅捐忿歸
燕意亦良美但無悔過之言多自稱無罪而厚責毅以
受德先王王棄去不顧此語不類有知者惠王爲人子忘
其先王君臣之美不能保全終始用讒言以敗成功而
不知自責反挾先王之爵賞而厚責士以倍德豈知士
之遇主以道合非以恩倖而人主之貴士以成功名非

昵之而私以爵賞也惠王之言所以責奴隸之臣不可以服豪傑之士故毅自序遇合立功受爵不愧隱然似伊呂當年終不作一句感恩可憐語夫豈無知己之淚要不可對惠王灑下使左右讒諛者得意此毅報書之所爲作也國策史記皆誤以惠王書爲王喜遺樂間則毅書針對之意不現而使讀者反疑自序之文爲毅感遇之言删遏主父偃廢書而泣似皆未識作者之志而虛費眼淚耳乙酉五月記

漢元年春正月項羽封番君吳芮爲衡山王五年春正月

諸侯上疏稱故衡山王吳芮二月詔曰故衡山王吳芮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爲長沙王是衡山始封旋廢及漢誅項羽而後復封長沙此其事甚明然而史記漢書皆不言芮以何事見奪何年被廢故表亦不言衡山中絶而直以爲徙王長沙蓋疏畧矣史記項羽本紀曰漢之元年四月項羽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黥布傳曰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

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書高祖本紀曰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其言殺義帝者參互不同以此思之此必衡山臨江受令而不殺俾得延壽數月生至郴縣而後九江王黥布追而殺之故項羽怒衡山王侵奪其地廢爲番君必是故也必是時也然而臨江王不與俱廢何也不殺義帝非臨江王之意也臨江王故爲義帝柱國義帝之徙羣臣稍稍背叛臨江故背叛之矣是必欲殺義帝者矣欲殺而不成殺則是衡山王保持之也臨江欲殺而衡山保持之使不得

殺則臨江必懷惡乎衡山而誅之乎項羽此所以臨江無罰而衡山獨廢也惠景間侯者年表曰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此蓋高帝嘉吳芮保持義帝有忠節故褒稱之著於令甲非謂忠於漢朝也然則封王長沙之時何不稱其忠於義帝而但著其有功見侵曰為縣布諱之也縣布殺義帝者也蓋至十二年布反伏誅然後著令稱長沙王之忠以告天下以其先有所諱而不言是以史家書此事恍惚難明余故尋其跡覈其實使曉然可見勿令忠臣蒙亂賊之聲焉

道德經曰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按司主也徹直也人有德於我者主於契劵所載以與之以德報德也人無德於我者是怨也主於徹直之道而與之以直報怨也夫直者非一端而已其怨大者報以小德焉其怨多者報以少德焉若其怨小則稍大其德以報焉若其怨少則稍多其德以報焉此則以德報怨而直在其中也論語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當時老書未出或人微聞其教而語之不詳以致駁雜若能悉記本文諭說無遺必

知大小多少應物有餘之妙又何慮報德之無術也孔
子不見老書而率然酬答已恰盡老氏之意故曰信而
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非虛語也
家語三恕篇子路問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
國無道隱之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其時老書未
出子路聞其教而不詳也以見駁難今觀其書實爲天
下不我知故有被褐懷玉之說本謂國無道隱之者也
非謂國有道而隱之也蓋孔老論事皆相符合如此
詩小雅十月之交毛傳曰之交日月之交會鄭箋曰周之

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孔疏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疾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上年月已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而王基獨云以歷校之自共和以來當幽王世無周十月夏八月辛卯交會欲以此會爲共和之前其在共和之前則信矣而校之則無術說者或據此以定義謬矣余按交會謂月朔非謂日食也周歷無考日食之法而可以考月朔厲王以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故厲王之朔不

可考而宣幽之朔可考今以周歷推之宣幽平一百八年中得周十月辛卯朔者三宣王五年宣王三十一年平王五年是也得夏正十月辛卯朔者一平王四十一年是也惟幽王之世通無辛卯朔在十月者故王基謂幽王世無此交會蓋據周歷言之也孔疏誤以基意謂幽王世無此日食故謂其按之無術此乃孔疏非也然王基謂此會在共和前徒欲附會鄭箋刺厲王爾厲王之世不惟校日食無術並月朔亦不可考孔疏乃云在共和之前則信矣何遽信哉此則王基與孔疏皆非也

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以後始課日食疏密以驗推步之得失梁虞劇始上推周幽王六年乙丑之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唐傅仁均僧一行所推並同至宋劉敞乃疑詩言十月非建酉之月當為夏正十月朱集傳從之敞不能推步日食又不能考其朔日而徒以空言斷事劉敞非也閆百詩尚書古文疏証亦用劉敞說謂虞劇諸人為附會後通推步上考之正合乃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謂康成考之方作箋又謂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此類是也夫鄭箋雖云周十月夏之八月而其

篇義爲刺厲王則以此十月辛卯在厲王之年也百詩與虞劇諸人所推日食乃在幽王六年於厲王無涉也何以言康成考之方作箋乎詩言月數多用夏正不過便文以通民俗至於國之典册編年紀月自有一代正朔何必當用夏時此詩言日月交會即用周代授時月數乃其理也若以周人用周正爲不拘理則又將以春秋二百四十年所書月數皆非周正乎百詩持論不允雖自駁而又非也周歷推幽王六年八月得辛卯朔十月乃得庚寅朔十月二日得辛卯王基所謂無此交會

者也本以周歷粗疏有經朔無定朔故春秋日食有在晦者有在二日者若依周歷言之當時記此日食亦是十月二日而詩言朔日辛卯與周歷不合何也曰周歷興於漢世本據春秋作之春秋時歷法最疎當由東遷之後疇人分散司歷失傳其在幽王之世日官不廢典籍未湮世守周公正歲之遺必不似春秋之疏濶故周歷但可以考春秋而不可以考幽王以上然則當時記此辛卯實自月朔非二日也審矣然小雅東周之詩而有幽王之篇何也曰非幽王之篇也詩人以皇甫不用

由於平王之不明平王之不明比於日有食之故遠引幽王之世十月辛卯以發其端非以十月辛卯仰見日食而作詩也故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彼前世一月一昏微此平王世一日一昏微此之昏又甚於彼也若以此日而微爲指朔日辛卯則將以彼月而微爲何所指哉二章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言彼四國諸侯之無政如月之食而此天子之國之無政如日之食也此此之無政又可醜於彼也若以此日而食爲指十月之朔則將以彼月而食爲指何月之望哉

今據詩人語意轉捩分明故知十月辛卯雖托興幽王之年此日而食乃近喻平王之政也衞序云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云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此譏皇甫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鄭以十月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王肅皇甫謐以爲四篇正刺幽王孫毓評曰毛公大儒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爲幽王鄭君之言亦不虛耳是以或疑無以

斷焉竊以褒姒龍漦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之無有私黨七子之親而令在位若此之盛也又尚書緯說豔妻爲厲王之婦不斥褒姒又雨無正有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之言若是幽王既爲犬戎所殺則無所刺若王尚存不得謂之既滅鄭箋謂厲王流彘之後於義爲安余按毛衛王鄭孫皆蓺語也孔疏引韓詩次第亦在此可以証明箋說之非矣疏乃云齊韓之徒非有壁中舊本可得憑據或見毛次於此故同之焉此亦囈語也戴氏詩考正謂此詩應屬幽王引國語幽王二年西州三川皆

震三川竭岐山崩以與此詩相證不知此詩所說川騰山崩高岸深谷皆是比興之文非必實有其事戴氏亦非也余著詩切嘗請笠夫上推幽王六年周十月朔日辛卯辰時今京師日食一分四十一秒而陝西不食疑虞劇傅仁均僧一行閆百詩所推未密而詩人所咏或非此會也茲事體大須再考之然而詩作於平王之世則無可疑也

胥字古音當讀曰從故胥有從意其訓曰皆曰相曰輔曰助者皆因相從爲義也爾雅蜙蝑郭注以爲蜙蝑此即

胥從聲同之驗也孟子曰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趙注云胥須也須天下悉治不如釋爲從天下而遷之語意明白不煩補接也管子樞言篇曰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尹注云胥覩也不如釋爲與人相從其文義順序也史記李斯傳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云猶胥吏小人不如釋爲從人者其詞意警切也廉藺傳曰胥後令索隱讀胥爲須云須待也不如釋爲從後令謂從後令內之不用先令誅之也則前後文義了然矣漢書楚

元王傳晉灼注曰胥靡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胥相也靡隨也不如釋胥爲從靡爲繫謂相從而靡繫則語意完密矣其在詩則淪胥以鋪無淪胥以敗無淪胥以亡淪胥皆當讀爲跟從於胥斯原載胥及溺不胥以穀於胥樂兮胥皆當讀若從則語意莫不躍然矣考諸書訓詁俱無訓胥爲從者惟齊魯詩言從人得罪是釋胥字之義而後儒既失其音因忘其義亦可惜也

雪泥書屋雜志卷之三終